

讓世界更美麗：扮演上帝的角色

余創豪 chonghoyu@gmail.com

最近在美國加州有兩位哲學教授公開辯論基督教信仰是否合理，邁克爾·羅塔博士（Dr. Michael Rota）代表信徒發言，而菲利·普萊昂博士（Dr. Felipe Leon）則代表非信徒。

萊昂曾經做了十三年基督徒，但後來他對信仰產生懷疑，經過多方思索之後，他決定放棄基督教信仰，轉而成為一名不可知論者。在辯論中雙方都提出了許多論據和反論據，一個由羅塔博士提到的論點是：自然界充滿了神奇的秩序，這表明了宇宙舞台的幕後有一位智慧的設計師。萊昂博士反擊說：自然界也充滿了醜陋和噁心的東西，首先，有些生物的形相十分可怕，比如蛇和蜘蛛；第二，這些生物殺死獵物的方式是非常殘酷的。

在問答環節我問萊昂博士：「根據聖經所說，因為亞當和夏娃的墮落，我們失去了樂園，世界無法再完美。當你看到醜陋和令人厭惡的事物時，你會否考慮到聖經的解釋呢？其次，沒有醜陋和平庸，那麼我們又如何能夠知道什麼是美呢？如果所有東西都美，那麼相對極美，小美也被當成是醜陋，正如教授評核學生時給予太多甲級，那麼拿到乙級的學生會忿忿不平，覺得這是很差的成績。」萊昂博士進一步解釋為什麼他不能接受一個智慧的設計師會造出許多醜惡的東西，但因為每名參加者只有一次發問機會，所以我沒有繼續跟進他的論點。

有趣的是，美的理念和我們對美好事物的偏好是一個謎，世界上到底有多少東西是美麗的？有多少是醜陋的？這是很難去計算出一個數量化的答案。但我相信大多數人都會同意，美醜並存於世界，我認為這是一個「玻璃杯是半空還是半滿」的典型案例。統計學家甚至會認為美醜並存是一條正常分佈線（Normal curve），極美和極醜的只佔少數，大部分居於中間，無神論者可能會說：「正常分佈線是隨機的結果，進化的機制之一是隨機突變。」然而，如果美醜都只是源於隨機性，那麼我們為什麼不接受世界事物就是這樣的。但是，在我們的內心深處，我們總是希望讓世界變得更美麗，彷彿我們想要重新尋找那失去的樂園。

就拿澳大利亞的大堡礁作為一個例子，大堡礁是世界著名的自然奇觀，每個人都認為這是一個極之美麗的地方，但近年來大堡礁受到棘冠海星（crown-of-thorns starfish）的嚴峻威脅，有人說棘冠海星的顏色很美，但也有人說其刺針十分醜陋，無論如何，其破壞性的行為把大堡礁的一部分變成一個醜陋的地方。棘冠海星以蠶食珊瑚維生，牠們滋生於成長最快的珊瑚，這本來是好事，這天然的調節機制令生長較慢的珊瑚物有機會繁殖，從而有助於增加珊瑚多樣性。但是，當棘冠海星的數量太多時，牠們反而破壞了生態平衡，在

過去三十年大堡礁的珊瑚礁已經減少了一半，故此，澳洲科學家不惜工本，試圖採用所有可能的方法去壓制棘冠海星的繁殖，以恢復大堡礁昔日的美麗。

重要的是，這生態災難不是人為的，大約每十七年棘冠海星對珊瑚礁威脅便會循環出現。這是一種自然現象，但每當人類試圖干預自然時，人們形容這做法為「扮演上帝的角色」（Playing God），這句話含有貶意，它暗示人的野心太大，但這句話也反映出人類對美善的嚮往和執著，也許，這是因為創造者把創作的衝動融入了我們的頭腦中，我們不滿於醜陋，不甘於所謂隨機的結果，或許，這意味著我們要尋覓失去的樂園。

2015.12.16